

臺灣大牛欄、關廟方言特殊方音的 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

陳淑娟、江文瑜*

摘要

本文探討大牛欄、關廟方言特殊方音的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並從語言因素及社會因素分析其影響機制。Labov與Trudgill的研究顯示，越小心正式的語體、使用地方口語的比例越低，而本文的研究結果補充修正上述的研究假設。我們的研究發現，特殊方音的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受到語言因素及社會因素的影響，如果是社群居民容易區別又具有負面社會評價的方音，的確會有明顯的語體轉移及口音流動；反之則不然。此外，大牛欄方言僅出現「向上聚合」的口音流動；關廟方言則有「向上聚合」及「向下背離」的口音流動。我們運用語言遷就理論及語族活力理論，剖析大牛欄及關廟方言口音流動類型的差異。

關鍵詞：臺灣、語體轉移、口音流動、大牛欄方言、關廟方言

收稿日期：2006年7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4月25日。

- * 作者陳淑娟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副教授；江文瑜係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暨外文系副教授。
- ** 本文曾在2006年11月元智大學舉辦的「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本文撰寫期間，感謝臺灣大學中文系楊秀芳教授及臺灣大學語言所已退休的張裕宏教授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他們的觀點使本文的討論更加完整深入，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同時也感謝萊頓大學范登堡教授、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連金發教授、臺灣大學外文系胥嘉陵教授及許麗麗小姐提出中肯的建議。另外，本文所討論的兩個方言點，都是洪惟仁教授最先發表相關的研究，感謝洪教授長期為臺灣語言研究所做的努力，因為他的發現，我們得以在其調查基礎上繼續從事後續的相關研究。最後，感謝《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的建議，讓本文討論的角度更加豐富多元，也讓原本論證不夠周詳之處得以補足修正。

一、前 言

臺灣閩南語最顯著的特徵是「漳泉濫」，其在原本的移民語言基礎上，經過長期的接觸，已經產生程度不等的混淆，形成今日所謂「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面貌。語言接觸自然形成的臺灣閩南語通行腔，¹也逐漸擴大其勢力範圍。臺灣閩南語的接觸融合是透過怎樣的方式進行？如何形成今日的面貌？王士元、沈鍾偉認為要全面瞭解語言變化的過程，不能僅靠歷史材料，必須藉由探究「變化中」的語言瞭解其過程（王士元、沈鍾偉 1991: 16）。本文即從臺灣變化中的兩個閩南方言——大牛欄及關廟方言，調查分析語音變化的過程，探究變化的原因，以實證的調查、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剖析大牛欄及關廟方言特殊方音的語體轉移（*style-shifting*）、²口音流動（*accent mobility*）。藉由臺灣兩個方言語音變化的研究，可以讓我們看到語音變化的過程，理解語音變化的現象及原因，如此我們能更加理解音變的本質，並據此建立更完善的理論。

（一）大牛欄與關廟方言的語音特點

大牛欄方言分布在桃園縣新屋鄉與觀音鄉，該方言四周被客語包圍，是臺灣客語區內罕見的閩南方言島；關廟方言分布在臺南縣的仁德鄉、歸仁鄉、關廟鄉，為偏漳腔的臺灣閩南語方言。在此分別介紹大牛欄及關廟方言的語音特點及變化，以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³

-
- 1 臺灣閩南語逐漸融合形成一種臺灣通行腔，或稱之為優勢音、優勢腔、普通腔……等。本研究稱為「臺灣閩南語通行腔」，簡稱「通行腔」。臺灣閩南語通行腔廣泛使用於媒體中，其勢力範圍逐漸擴張。不過在討論口音流動時，因為具有社會評價的方音也反映社會價值，社會評價有優劣高低之別，因此我們也用「優勢語音」來指稱臺灣閩南語通行腔的 [ŋ] 及 [tsʰ] 這兩個音。
 - 2 語體（*style*）是說話者依據說話情境採取的不同說話體式。語體轉移（*style-shifting*）是指說話者依據情境的正式與否，而有不同的語言表現，例如在正式的語體，使用更多通行腔；在非正式的語體，則使用更多地方方音。
 - 3 關於大牛欄方言的調查研究，參見洪惟仁（1989，1992，1993a，1993b，2003a，2003b）、張屏生（2001，2002）及陳淑娟（2001a，2001b，2002a，2002b，2002c，

臺灣閩南語長期接觸融合形成的通行腔，以漳州腔為主，混入少部分的泉州腔。與臺灣閩南語通行腔相較起來，大牛欄與關廟方言各自有異於通行腔的方音特點。大牛欄的語音特點主要有：（1）保留兩個漳州腔的[ũĩ]韻和[ĩō]韻，⁴臺灣閩南語通行腔有兩個泉州腔的語音[ŋ]與[ĩũ]，大牛欄卻呈現漳州腔特點。通行腔讀[ŋ]的韻，大牛欄讀[ũĩ]，例如「酸[sũĩ⁴⁴]」；臺灣通行腔讀[ĩũ]的韻，大牛欄讀[ĩō]韻，例如「張[tĩō⁴⁴]」。因此大牛欄為現今臺灣閩南語方言中，罕見同時具有這兩個漳州腔特點的方言；（2）主要元音比通行腔少一個[ɔ]：通行腔後元音有[u]、[o]、[ɔ]三個，大牛欄方言的後元音只有[u]、[o]兩個，其將臺灣閩南語通行腔有區別的[ɔ]、[o]，混同為[o]；（3）臺灣閩南語通行腔的[iŋ] / [ik]韻，大牛欄讀為[eŋ] / [ek]，例如「冰[peŋ⁴⁴]」、「色[sek³²]」；（4）具有若干特殊音韻：韻母比臺灣閩南語通行腔多出[uam]、[uap]韻，並具有[ŋan]、[ŋam]的聲韻組合（洪惟仁1989、1992、1993a、1993b、2003a、2003b，張屏生2001、2002，陳淑娟2001a、2001b、2002a、2002b、2002c、2004、2005）。

與臺灣閩南語通行腔比較起來，關廟的語音特點為：（1）將臺灣閩南語[ts^h]的音讀同[s]，比一般閩南語少一個[ts^h]，也就是將閩南語韻書十五音的「出」母讀同「時」母，具有「出」歸「時」的特點（洪惟仁1989、1992，楊秀芳1991，陳淑娟1995、1996、2005）。例如通行腔的「菜[ts^hai²¹]」，關廟方言說「菜[sai²¹]」；（2）陽韻開口字白話讀[ĩō]韻：中古的陽韻開口字，臺灣通行腔讀[ĩũ]韻，關廟方言卻保留漳州腔的[ĩō]韻，例如「薑[kĩō⁴⁴]」。

如上所述，大牛欄方言的韻母兼具臺灣兩個典型漳腔的[ũĩ]韻與[ĩō]韻，極為罕見。做過多篇大牛欄方言研究的洪惟仁（2003a）認為大牛欄方言陸續受到這麼多的關注，顯示這個方言的重要性。此外，做為臺灣閩南語方言

2004，2005）；關廟方言的研究，參見洪惟仁（1989，1992）、陳淑娟（1995，1996）及簡秀梅、洪惟仁（2006）。兩個方言方音變化的現象一起討論，可以讓我們的資料更豐富，所以本文將大牛欄、關廟的音變現象放在一起比較。然而，由於兩個方言調查時間前後不一，資料詳略程度也有差異，大牛欄的資料比較詳細，語體轉移有三個語體方音使用平均數的比較，關廟方言「看圖說詞彙」有量化調查的資料，其餘兩個語體則僅是參與觀察的結果。

4 本文的語音描述或語料記音，一律採用國際音標。

接觸的觀察對象，關廟方言「出」歸「時」的聲母系統，在臺灣閩南語方言中最為獨特。透過分析這兩個聲、韻獨特的臺灣閩南方言現在正在進行的變化，可以探究影響音變的因素，並有助於理解臺灣閩南語各方言在長期的語言接觸下，融合形成通行腔的過程與變化。

(二) 研究問題

本文從大牛欄及關廟方言的語音變化，探究以下兩個問題：（1）大牛欄及關廟方言的兩個特殊方音在不同語體的逐步擴散：比較在「看圖說詞彙」、「小心談話」及「隨意談話」三種語體，大牛欄及關廟方言的兩個特殊方音在這三種語體使用的差異，並探究臺灣通行腔在不同語體的擴散。以研究結果驗證並補充修正 Labov 與 Trudgill 二人關於語體轉移的研究假設。（2）大牛欄與關廟方言方音特點的口音流動：運用語言遷就理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⁵以兩個方言最顯著的方音特點為觀察對象，描述口音流動的方向，並比較兩個方言的顯著方音特點在口音流動類型上的差異，分析背後的心理因素。上述的研究問題分別從語體轉移、口音流動兩方面剖析音變的進行，探討影響的因素。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深入理解音變的進行與擴展，瞭解影響音變的機制。

針對第一個研究問題——語體轉移，我們在兩個方言點各選擇兩組音加以觀察研究，大牛欄方言探討兩個漳州腔特點的變化：（1）[ũĩ] 韻變成 [ŋ] 韻，例如「食飯 [tsia²¹ pũĩ³³] 變成「食飯 [tsia²¹ pŋ³³]；（2）[iō] 韻變成 [iũ] 韻，例如「鄉長 [hiaŋ³³ tĩō⁵³] 變成「鄉長 [hiaŋ³³ tĩũ⁵³]。⁶關廟方言則觀察以下兩組音的變化：（1）[ts^h] 讀同 [s] 特點的消失，變成 [ts^h]、[s] 有

5 *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SAT)* 黃宣範（1993）翻譯為「語言遷就理論」，另外還有「言語適應理論」或「語言適應理論」等譯詞。「遷就」有「不顧事理而曲意求合之意」（*三民大辭典編撰委員會 1985: 4792*），難以全面反應 SAT 基於不同的社會動機所採取的聚合或背離等多面向語言選擇策略；「適應」在中文有「人有效因應環境、社會及文化要求之調節過程與行為」（*三民大辭典編撰委員會 1985: 4790*），「適應」環境、社會通常是經歷長時間的調適，而 SAT 談的是人與人互動時，當下立即的語言選擇策略，因此用「言語適應理論」也無法完全適切反應 SAT 的概念。在沒有更好譯詞的情況下，本文 SAT 暫時用「語言遷就理論」的譯詞。

6 此外大牛欄方言還有（1）[dz] 讀成 [l] 或 [g] 的變化；（2）[eŋ]、[ek] 韻變成 [iŋ]、[ik] 韻；（3）若干特殊音韻開始消失，例如大牛欄的 [uam]、[uap] 韻變成 [uan]、[uat]，[ŋan]、

分別，例如「菜[sai²¹」變成「菜[ts^hai²¹」；(2) [iō] 韻變成 [iũ] 韻，例如「縣長[kuan²¹ tĩō⁵³」變成「縣長[kuan²¹ tĩũ⁵³」。⁷我們將分析不同的語體是否會影響這些語音變化。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口音流動，我們則選擇大牛欄及關廟方言中具有特殊社會評價的一組方音變化作為觀察對象，大牛欄方言為 [iũ] 韻的口音流動、關廟方言為 [ts^h] 讀同 [s] 特點的變化。

以下分別就兩個研究問題——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逐一說明相關的重要文獻及運用的理論；然後說明研究方法；再則說明我們的研究結果。最後再綜合分析討論影響語體轉移及口音流動的因素。

二、語體轉移⁸

關於語體轉移的研究，我們將先介紹相關的文獻，其次說明研究方法，最後再呈現我們的研究結果。

(一) Labov 與 Trudgill 的語體轉移研究

本文關於語體研究的設計，是在 Labov (1966) 的研究基礎上加以修正，因此首先介紹 Labov (1966) 的語體轉移研究。Labov (1966) 假設社會互動時，在越正式的情境，說話者越傾向於使用優勢的發音變體。他採集不同的情境語體 (contextual style) 做比較，包括「隨意談話的語體」(casual style)、「小心談話的語體」(careful speech)、「朗讀的語體」(reading style)、「讀詞彙」(word list) 和特別選定的「辨音詞對」(minimal pair) 等，從讀「辨音詞對」到「隨意談話」，可以視為一個語體連續體 (style continuum)，反映說話者對他自己言談注意力的多寡。Labov (1966)

[ŋam] 的聲韻組合逐漸消失等。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僅選擇兩個漳音特點的變化加以觀察討論。

7 關廟方言除了受到臺灣通行腔的影響外，也直接受到鄰近臺南方言的影響。臺南方言將 [o] 讀同 [ə]，關廟方言受到臺南方言影響，有 [o] 變成 [ə] 的變化。此外，關廟方言還有 [dz] 讀成 [l] 或 [g] 的變化。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僅觀察討論「出」歸「時」特點及 [iō] 韻的變化。

8 本文關於大牛欄語體轉移的討論是從陳淑娟 (2002b) 及 (2004) 延伸擴展而來。陳淑娟 (2004) 只有三個語體的平均數，並未對這些平均數做進一步檢定，而且陳淑娟 (2002b) 及 (2004) 均未進一步討論影響語體轉移的因素。此外，本文另加入關廟方言方音的變化，對這些問題進一步討論分析。

關於紐約市居民元音後的[r]出現與否的變異研究中，發現說話者社會階級越高、在越正式的語體中，越常發母音後的[r]。這樣的結果符合越正式的情境，說話者越傾向於使用優勢發音變體的假設。

Trudgill (1974: 92) 關於諾里奇的調查研究，也呈現與 Labov (1966) 類似的結果，他比較「朗讀詞表」、「朗讀短文」、「正式語體」、「非正式語體」四種語體，居民使用通行音[-ing]或非通行音[-in]的百分比，結果發現社會階級越高及越正式的語體，非通行音[-in]出現的比例越低。Labov (1966: 160) 與 Trudgill (1974: 92) 的研究都顯示：越小心正式的語體，使用地方口語的比例越低。

(二) 研究方法

語體轉移的部分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以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以下就調查經過、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逐一說明。

1. 調查經過及資料來源

大牛欄語言社群的調查時間是從 1999 年 4 月到 2001 年 8 月。「看圖說詞彙」、「小心談話」語體的資料來自隨機抽樣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 20 人；「隨意談話」的語體，則從 20 人中抽樣半數老年人，在幾個村民經常聚會聊天的地方，觀察記錄其與村民閒聊時的語音使用。⁹

關廟語言社群的調查時間是在 1994 年 4 月到 9 月間。「看圖說詞彙」的語體資料來自於第一作者借住過的三個家庭及鄰近社區的老年人 40 人，¹⁰ 另外兩個語體則是採用參與觀察法，對象是第一作者借住過家庭的老年人，及鄰近與他們密切互動的老年人計 10 人，觀察其在「小心談話」及「隨意談話」的語體語音的使用。「小心談話」的語體是透過訪談錄音的方式觀察其方音表現，「隨意談話」的語體則是從他們日常生活與家人、鄰居的閒聊，蒐集日常會話語料約 20 小時。

9 語體轉移的資料之所以只觀察老年人，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1）年輕人因為大多已沒有地方方音的特點，所以不容易觀察到因為語體的不同而有語音轉換的現象；（2）老年人每天固定會在幾個據點聊天，隨意談話的語體比較容易蒐集。

10 關廟方言的抽樣是以借住家庭的成員為主，採用滾雪球的方式，擴及與他們互動的人。借住的家庭為林永龍先生（69 歲）、歐永定先生（62 歲）、林添旺先生（60 歲）及其家人。

2. 語體轉移的研究設計

語體轉移的部分，本研究比較「隨意談話」（日常談話）、「小心談話」（正式訪談）以及「看圖說詞彙」三種說話語體，兩個方言各觀察兩組音的變化。我們分析說話者在三個不同語體，使用地方方音或通行腔的差異。

Labov 雖然開創了語體研究，但是其研究設計仍有許多不完善之處。Romaine (1980) 認為 Labov (1966) 的研究有若干缺失，例如 Labov (1966: 160) 的語體研究將朗讀語體與說話語體，依說話者對說話的注意程度，並列為語體連續體。我們同意 Romaine (1980) 的看法，說話和朗讀的語體性質不同，不應視為一個連續體。又如 Labov 隨意談話的語體是與正式訪談語體一起蒐集來的，他在正式訪談的過程中，也連帶蒐集隨意談話語體的資料，他從受訪者正式訪談內容之外的言談、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跟家裡其他人對談、非直接回答訪員問題的長篇大論或獨白、背誦兒歌或者談論接近死亡的個人經驗等蒐集隨意談話語體。Romaine (1980) 認為正式訪談蒐集的語料適合歸為正式的語體，在正式訪談蒐集隨意談話語體的資料是矛盾的。

為了避免 Labov (1966) 語體研究的缺失，我們蒐集不同語體資料時做了兩處修正。第一處修正是本研究只有蒐集說話語體，不蒐集朗讀語體，我們比較「隨意談話」（日常談話）、「小心談話」（正式訪談）以及「看圖說詞彙」三種說話語體，兩個方音特點語音變化的差異。僅僅蒐集說話語體的方式，可以避免將朗讀語體與說話語體混為一個語體連續體的缺失；第二處修正是「隨意談話」的資料是從村民日常聊天時蒐集，而非在正式訪談過程錄音而來，如此可以比較可信的蒐集到隨意談話的語料。

大牛欄的「隨意談話」語體，我們是到幾個老年人經常聚會聊天的地方觀察他們日常口語的語音使用；關廟則是從他們與家人、鄰居的互動言談間，觀察方音的呈現。至於大牛欄「小心談話」的語體，則是受訪者在回答談論有關族群認同、語族活力 (ethnolinguistic theory)、語言態度等問題時，我們錄音並記錄在訪談過程的對話中，該兩組音於地方方音或通行腔出現的次數，每位受訪者平均訪談過程約 45 分鐘。

「看圖說詞彙」的語體，大牛欄是每組音設計十個詞彙，以預先準備的圖卡，用看圖卡說詞彙或描述情境的方式，請受訪者說出每個詞彙，一一記

錄受訪者每個詞彙的發音，瞭解受訪者在這個語體各組音的發音。

至於關廟方言「出」歸「時」特點及漳州腔特點 [iō] 在不同語體的語音變化，「看圖說詞彙」的語體採用問卷調查法，「小心談話」及「隨意談話」則採用觀察法。我們以第一作者曾經借住過的三個家庭的老年人為記錄觀察對象。「隨意談話」語體，是觀察其與家人、鄰居言談互動時的語音表現；「小心談話」語體是透過正式訪談錄音，觀察其在訪談過程 [ts^h] 讀同 [s] 特點以及漳州腔特點 [iō] 的使用；「看圖說詞彙」則擴及鄰近與這三個家庭互動密切的社群老年人 40 人，設計二十個含有「出」母字及十個含有 [iō] 韻的詞彙，以圖片或口頭描述詢問，請受訪者一一說出，分別記錄其發音。

3. 語體轉移的資料記錄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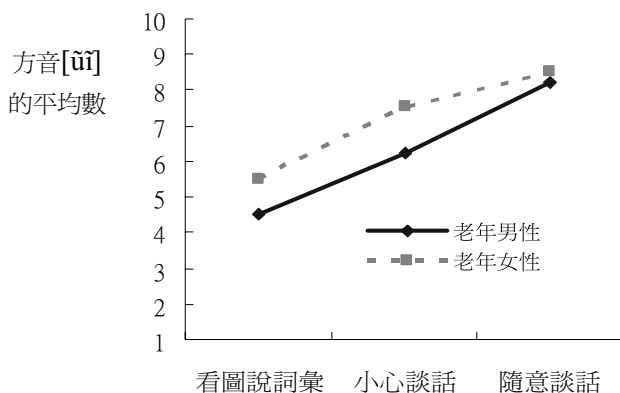
大牛欄「隨意談話」語體的資料，計分方式是將受訪者與他人聊天過程中出現 [üi]、[ŋ] 韻及 [iō]、[iū] 韻的詞彙記錄下來，依地方方音出現次數的比例評分。我們依每個人隨意談話出現方音的多寡分成五等，最低分是 0 分，最高分是 10 分。以 [üi]、[ŋ] 這組音為例，該社群居民如果在聊天過程，全部保留大牛欄方音 [üi]，則是 10 分，方音 [üi] 出現的次數多於通行腔 [ŋ] 是 7.5 分，地方方音 [üi]、通行腔 [ŋ] 出現的比例相當是 5 分，通行腔 [ŋ] 多於方音 [üi] 是 2.5 分，而全部表現通行腔 [ŋ] 是 0 分。至於地方方音 [iō] 與通行腔 [iū] 出現的計分方式與 [üi]、[ŋ] 韻相同。「小心談話」的語體計分方式與「隨意談話」語體相同，在訪談過程中，視其 [üi]、[ŋ] 韻及 [iō]、[iū] 韻出現的多寡，分別給予 10 到 0 分。

「看圖說詞彙」的計分方式依照發音人十個詞彙中發大牛欄方音的次數給分，例如全部講大牛欄方音為 10 分，九個詞彙講大牛欄方音為 9 分，依次遞減，全部講通行腔為 0 分。三個語體都分別計算個人的分數，然後再將老年男性的分數加總除以老年男性的人數，算出老年男性在這三個語體的平均數；老年女性的計算方式與老年男性相同。我們進一步將大牛欄老年男女三個語體使用方音的平均數，兩兩做 t 檢定 (t-test)，確定三個語體之間，地方方音及通行腔的使用是否有顯著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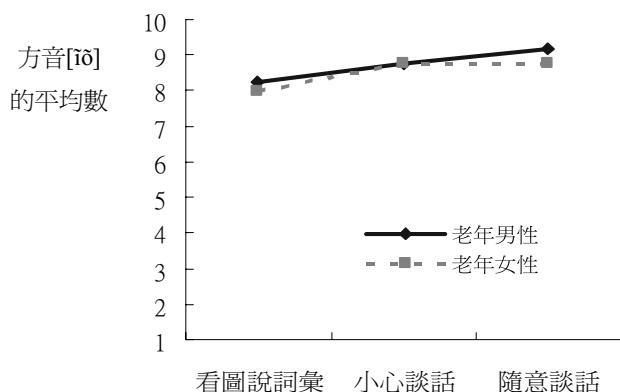
(三) 語體轉移的研究結果

大牛欄兩個漳州腔特點的語體轉移研究結果如圖一、圖二（陳淑娟

2004: 129-130)，從兩個圖可以看出兩組音語體轉移的程度有所不同，三個語體地方方音 [ũĩ] 與通行腔 [ŋ] 的使用比例，有比較明顯的差異。至於地方方音 [ĩõ] 與通行腔 [ĩũ] 語體轉移的現象比較不那麼明顯。



圖一 大牛欄老年男女不同語體方音[ũĩ]的平均數（引自陳淑娟 2004: 129）



圖二 大牛欄老年男女不同語體方音[ĩõ]的平均數（引自陳淑娟 2004: 129）

陳淑娟（2004: 129-130）研究只計算出三個語體出現方音的平均數，但是並未進一步檢定三個語體的方音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以致於我們無法僅僅從圖一、圖二判斷是否有語體轉移的現象。因此有必要將老年男女三個語體使用方音的平均數，兩兩做t檢定（t-test），如此我們就可以確定三個語體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

我們進一步檢定三個語體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發現老年男性 [ũĩ] 與 [ŋ] 變體使用的比例，在「隨意談話」與「看圖說詞彙」兩個語體之間有顯著差異 ($t=2.18$, $df=15$, $p<.05$)；老年女性這組音的變化，在「隨意談話」與「看圖說詞彙」，通行腔、地方方音使用的比例也有顯著差異 ($t=2.52$, $df=9$, $p<.05$)。然而 [ĩõ]、[ĩũ] 的變化呈現不同的趨勢，檢定老年男女各語體使用方音 [ĩõ] 平均數的差異，發現此組音三種語體的方音、通行腔使用比例，皆無顯著差異 (男性 $t=1.38$, $df=15$, $p=.188$ 、女性 $t=1.96$, $df=9$, $p=.81$)。由 t 檢定的結果，發現在不同的語體，地方方音 [ũĩ] 與通行腔 [ŋ] 的使用比例，有明顯不同，呈現語體轉移；然而 [ĩõ] 與 [ĩũ] 的使用比例，並無明顯的語體轉移。

至於關廟方言的兩組音，「出」歸「時」特點在「看圖說詞彙」的語體及「小心談話」的語體，通行腔 [ts^h] 的使用比例較高，「出」歸「時」的特點較少出現；不過在「隨意談話」的語體，例如發音人與家人說話時，仍然保留大量「出」歸「時」的特點。我們發現部分老年女性受訪者，在接受詞彙調查時，「出」母的詞彙大部分都已經讀 [ts^h]，閒聊時卻仍都保留方音 [s]。至於另一個方音 [ĩõ]，在不同語體並沒有顯著的語體轉移，發音人在看圖說詞彙、小心談話及隨意談話的語體，方音 [ĩõ] 的使用並沒有明顯不同。

我們發現「出」歸「時」特點產生程度不等的變化的老年人，有以下幾種狀況產生：(1) 自由變讀：部分受訪者出現 [ts^h][s] 自由變讀的現象，同一個詞彙，有時說 [ts^h] 有時說 [s]；(2) 語音介於 [s][ts^h] 之間：少數人聲母的發音送氣成分很強，有些微的塞音成分，但是不明顯，約佔 2.76%；(3) 送氣成分丟失讀成 [ts]：另外有極少數的人將「出」母讀成 [ts]，不過比例很低，只有 0.17% (陳淑娟 1996: 239)。我們也發現如果一個詞彙同時有 [ts^h]、[s] 兩個聲母，特別容易發生矯枉過正的現象，將原本讀 [s] 的詞彙也說成 [ts^h]，例如「穿衫 [ts^hiŋ²¹ sã⁴⁴]」說成「穿衫 [ts^hiŋ²¹ ts^hã⁴⁴]」(陳淑娟 1996: 239)。

三、口音流動

比較了不同語體的語音變化之後，我們進一步結合語言遷就理論，分析

大牛欄及關廟具有社會評價方音的口音流動。我們將先介紹關於口音流動運用的理論，其次說明研究方法，最後再呈現我們的研究結果。

(一) 理論

我們將運用語言遷就理論與口音流動的模型分析兩個方言的口音流動，也以語族活力理論分析口音流動所反映的社會心理，以下分別介紹這些理論。

1. 語言遷就理論與口音流動的模型

Giles (1973) 運用語言遷就理論，依據說話情境與對象對說話者語音使用的影響，提出口音流動的模型。Giles (1973) 提出口音流動有兩個方向：聚合 (convergence) 與背離 (divergence)，這兩個方向是基於不同的心理動機所採取的語言策略，前者是說話者為了遷就聽者的語言，後者則是說話者為了凸顯自己和聽者語音的不同，刻意使用與聽者不同的口音。這兩個方向又細分為四類：(1) 向上聚合 (upward accent convergence)：說話者意識到跟自己的方音比較起來，聽者的語音是優勢的語音，為了得到對方的認可，於是修正自己的語音去接近聽者的通行腔；(2) 向下聚合 (downward accent convergence)：說話者意識到聽者的語音跟自己的口音比較起來是劣勢語音，為了得到對方的認可，於是說話者修正自己的語音去接近聽者的地方方音；(3) 向上背離 (upward divergence)：說話者察覺到聽者的語音跟自己比較起來是劣勢的語音，為了區隔與聽者的不同，說話者選擇使用優勢語音；(4) 向下背離 (downward divergence)：說話者認知到與聽者的語音比較起來，自己說的是劣勢方音，說話者不遷就聽者的語音，反而選擇使用更趨近劣勢的口音，區隔彼此的不同。這個理論假設標準語音與地方口語，也同時反映社會的價值 (Giles 1970, 1972)。除了聚合與背離之外，另一種可能的策略是維持原狀 (maintenance)，不做改變 (Giles and Coupland 1991: 25-26)。

黃宣範 (1993: 291) 進一步說明語言遷就背後的心理因素，他認為語言的選擇是基於特殊的心理因素，例如向對方的語言聚合，可能是基於希望得到對方的讚賞、希望得到某種利益，或是為了爭取對方的認同，促進彼此之間的良好溝通等；背離對方的語言，則是為了維持自我族群的認同、展現該族群的文化特性，拒絕與對方互動，暗示對方要改變語言、向自己的語言

靠攏等。本文關於口音流動的討論，即運用語言遷就理論與口音流動的模型加以比較分析。

2. 語族活力理論

Giles 等人 (1977) 提出語族活力理論，他們歸納影響語族活力的三個因素分別是地位、人口和制度的支持。地位包括語族的社經地位、社會歷史的地位，以及語言在族群間和族群內的地位；人口則主要視該語族的人口數（人口數量多寡、出生率、遷入、遷出以及通婚狀況等）以及人口分布（人口集中的程度及比例）的狀況；制度的支持包括該族群和語言在大眾傳播、教育體系、政府機構、工業界、宗教和文化活動所擁有的勢力（Giles, Bourhis, and Taylor 1977: 308-318）。一個語族如果在地位、人口和制度的支持這三個因素越有地位或勢力，就越有活力，反之則否。後續在比較大牛欄及關廟方言口音流動的模型差異時，將運用此理論比較兩個語言社群與鄰近其他語族的活力差異，藉以分析影響大牛欄及關廟口音流動類型差異的社會心理因素。

(二) 研究方法

口音流動的部分，主要來自兩個語言社群田野調查期間的參與觀察，¹¹ 透過到該社群調查的期間，觀察社群居民在面對不同的說話者時，具有特殊社會評價的方音——即大牛欄的[ũi]韻及關廟方言「出」歸「時」特點，是否有向上或向下的流動。除了研究者在田調期間的觀察之外，也請大牛欄兩對年老夫妻自行錄音三天，¹² 觀察他們在家裡以及與村民、外地人聊天時的口音變化。兩對年老夫妻日常會話的口音分析，是抽取其中六小時的錄音內容，¹³ 以個人為單位，將該發音人在錄音過程中講過我們所要觀察語音的次

11 第二個研究問題口音流動，其調查經過同本文「二、語體轉移（二）研究方法」。

12 第一作者在為期二年的參與觀察後，對大牛欄語言社群的口音流動類型已有深入瞭解。我們再請兩對夫妻錄音，以日常會話的語料來佐證參與觀察的結果。日常會話的語料分析所需時間較多，因此我們只選取兩對大牛欄夫妻的語料作為參與觀察的佐證。此日常會話語料分析的結果與我們長期參與觀察所得是一致的。

13 整理這段語料時，我們並非逐一轉寫會話語料，而只針對所要觀察的大牛欄特殊方音，逐一記錄這四位村民在發這組音時是發地方方音[ũi]或通行腔[ŋ]，然後分別統計四位村民地方方音[ũi]或通行腔[ŋ]出現的比例。

數當分母，表現地方方音的次數當分子，分子除以分母就可以計算出該發音人使用地方方音的比例。

(三) 口音流動的研究結果

如前所述，Giles 認為優勢音與劣勢音的流動反映社會的價值。我們將針對兩個方言具有負面社會評價的方音，分析其口音流動的方向。大牛欄方言具有負面社會評價的方音是 [ũĩ] 韻，關廟方言則是「出」歸「時」的特點，這兩個方音與通行腔的差異反映出社會的劣、優評價，該變化適用於口音流動的分析。以下即運用口音流動模型，討論大牛欄方音 [ũĩ] 與通行腔 [ŋ]、關廟方音 [s] 及通行腔 [ts^h] 之間口音流動。¹⁴

根據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發現，大牛欄的 [ũĩ] 韻僅出現「向上聚合」的口音流動，即持當地方音 [ũĩ] 的說話者，向聽者的通行腔 [ŋ] 靠攏。表一係蒐集大牛欄兩對老年夫妻的日常對話進行深入分析，¹⁵ 例如老年男性 1 講地方方音的次數、百分比，如本文「三、口音流動 (二) 研究方法」中所述的計算方式是：該段會話中使用方音的次數除以出現該組音（包括地方方音和通行腔）的次數，亦即 54 除以 63，得出的百分比是 85.7%。這個結果顯示兩對老年夫婦平日與家人或村民聊天，大多維持地方方音 [ũĩ]，但是在與第一作者或外地人閒聊時，卻經常遷就對方語音，將平常講的方音 [ũĩ] 轉換成通行腔 [ŋ]。表一看出兩對老年夫婦，在面對家人鄰居時，全部使用地方方音 [ũĩ]；而在面對外地人時，全部使用通行腔。至於面對村民或第一作者時，通行腔與地方方音都可能出現，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居住當地的村民，維持大牛欄方音的程度不等，因此兩對老年夫婦在日常對話中面對村民有不同的口音流動；而本研究的第一作者長期在當地從事田野調查，也曾居住在當地進行參與觀察，在長時間的相處下，第一作者由外地人的身分逐漸融入該社群，成為村民熟悉的一分子，因此老年夫婦與第一作者的對話，通行腔、地方方音都可能出現。

14 這兩組方音的社會評價，詳見本文「四、討論 (一) 影響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的因素」。至於其他方音由於並沒有社會賦予的優劣評價，未具備運用語言遷就理論討論口音流動的基本條件，所以不列入討論。

15 此處整裡的錄音內容約六小時，筆者徵求葉斯武、葉金春兩對夫婦之同意，請其自行錄音。其中有夫妻的對話，亦有與本研究者、家人或其他村民的對話。

表一 大牛欄老年夫婦面對不同談話對象方音[ũĩ] / 通行腔[ŋ]的使用次數、百分比

說話者	使用方音[ũĩ]		使用通行腔[ŋ]	
	百分比(次數)	談話對象	百分比(次數)	談話對象
老年男性1	85.7 (54/63)	家人、鄰居、村民	4.8 (3/63)	外地來的水果販
			9.5 (6/63)	第一作者
老年男性2	91.7 (22/24)	家人、鄰居、村民	8.3 (2/24)	村民、研究者
老年女性1	96.0 (24/25)	家人、鄰居、村民、 研究者	4.0 (1/25)	第一作者
老年女性2	96.8 (30/31)	家人、鄰居、村民	3.2 (1/31)	村民

至於關廟方言 [ts^h] 讀同 [s] 的特點則出現「向上聚合」及「向下背離」的口音流動。大部分的說話者採取「向上聚合」的口音流動，亦即在與其他方言區的人對話時，向對方的通行腔 [ts^h] 靠攏；然而我們也發現有極少數關廟社群的居民採「向下背離」的策略，故意強調自己的方音特點、凸顯自己的方音與通行腔的不同。約有 8% 的中年男子自知關廟方音的特點，但是他們並不遷就通行腔，反而故意凸顯自己的方音特點，並表明願意將此特點傳給自己的子女。

講地方方音的人向說話對象的通行腔靠攏，屬於「向上聚合」，這是最常發生、也是最重要的口音流動類型 (Giles 1973: 93)。而操通行腔者，則維持原來的通行腔不做改變，這是基於不同的社會心理所做的口音選擇。說話者所屬群體的社會地位高低，是決定語言遷就與否的重要因素 (Giles, Bourhis, and Taylor 1977: 322-325)。Bourhis 認為不同語言社群的人際互動，操持弱勢群體方音者比較容易遷就主流群體的語言 (Bourhis 1983: 166)。跟主流社會的通行腔相較起來，大牛欄方言是相對弱勢的地方方言，因此我們認為大牛欄社群方音 [ũĩ] 轉移到通行腔 [ŋ]，以及關廟社群方音 [s] 讀同通行腔 [ts^h] 的向上聚合，不只是為了達到有效的溝通，更是反映了 Bourhis 所提出的說話者與說話對象「互相關連」(affiliation) 的心理需求，並反映說話者對主流文化價值的認同 (Bourhis 1983: 165)。

相對的，背離是比較罕見的口音流動策略 (Giles 1973: 92)。關廟語言社群有「向下背離」的口音流動，但是講大牛欄方言的人並沒有出現「背離」

的口音流動，也就是說大牛欄居民並不會刻意強調自己的方音特點，來與說話對象區隔。爲什麼大牛欄語言社群沒有出現背離的口音流動？我們認爲這與大牛欄語言社群對自己的方言存有強烈的「語言不安全感」(linguistic insecurity)有關。關於「語言不安全感」將會在本文「討論」的部分再加以闡述。

四、討 論

接下來，我們分別從語言因素、社會因素，進一步探究影響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的因素。除了語音層面的分析之外，我們發現個人的語體轉移能力仍有個別差異，個人的口音語庫是否具有通行腔，會影響個人的語音轉換能力。而語言不安全感及語族活力也會影響口音流動。以下分別就這幾方面加以討論。

(一) 影響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的因素

首先我們從語言因素及社會因素兩方面，逐一分析影響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的因素。

1. 語言因素

我們推測接觸中的通行腔是否在方音系統具有辨義作用，會影響語言社群對該音的分辨能力。[ũĩ]、[ŋ]是大牛欄方言音韻系統既存的兩個韻，例如「糖」說成[t^hŋ¹³]，不說[t^hũĩ¹³]；「黃」說成[ũĩ¹³]，不說[ŋ¹³]。¹⁶我們認爲因爲[ũĩ]、[ŋ]在大牛欄方言音韻系統中本來就是兩個有區別的音，所以社群居民在接觸到通行腔[ŋ]時，比較容易察覺到自己的方音[ũĩ]與通行腔[ŋ]的不同。相對的，大牛欄的音韻系統有[iō]無[iũ]，加上[iō]與[iũ]的音韻距離較近，只有元音高低不同。尤其鼻音性質是這兩個語音的一個基本特徵，鼻化是超乎一個音段的發音效應(Chang 1979: 781-782)，其影響擴及整個音節，也較容易影響或混淆聽者對[iō]與[iũ]的辨識。

陳淑娟(2004)曾針對[ũĩ]、[ŋ]與[iō]、[iũ]兩組音，測試受訪者是否

16 過去大牛欄「黃」說成[ũĩ¹³]，不說[ŋ¹³]。現在在方言接觸的影響下，當地[ũĩ]韻已有[ũĩ]、[ŋ]兩種變體共存，所以現在「黃」有的說[ũĩ¹³]，有的說[ŋ¹³]。

可以分辨地方方音與通行腔的不同。在社群居民接受訪談結束時，訪員再一次詢問受訪者先前被問過的有 [ũĩ] 或 [ŋ] 的詞彙以及有 [iō] 或 [iũ] 的詞彙，測試大牛欄居民對兩組音的分辨能力。例如看圖說詞彙時曾圖示「卵」、「薑母」等詞，請受訪者自行說出「卵」、「薑母」，訪談結束時，訪員自動說出兩種音，問受訪者先前發的是哪一種音？我們發現受訪者對這兩組音的反應極為不同，例如訪員問：「你是講『卵 [nũĩ³³]』抑『卵 [nŋ³³]』？大部分的大牛欄受訪居民都可以清楚的分辨 [ũĩ]、[ŋ] 的不同，有的居民會主動的說：「較早講『卵 [nũĩ³³]』，這馬改講『卵 [nŋ³³]』。」相較於 [ũĩ]、[ŋ]，我們的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者都無法清楚分辨 [iō] 或 [iũ] 的差異，訪員問：「你是講『薑母 [kĩō³³ bo⁵³]』抑『薑母 [kĩũ³³ bo⁵³]』？他們有的表情疑惑的重述他們的說法，似乎聽不出兩音的差別，有的會告訴訪員：「這兩個音有什麼分別，老實講我聽不出來」。這些反應看出大牛欄居民對兩組音的分辨能力極為不同，既然社群居民無法分辨 [iō] 與 [iũ]，自然影響發音人的語體轉移能力。

至於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特點，我們認為因為關廟的方音系統有 [s] 無 [ts^h]，所以他們對 [s]、[ts^h] 的分辨能力較弱，不過因為華語有 [s]、[ts^h] 的區別，因此具備華語、閩南語雙語能力的人，在華語的音韻系統中，仍然有機會習得 [s]、[ts^h] 的差異，因此關廟語言社群可以在語言接觸的過程中，分辨關廟方音 [s] 以及通行腔 [ts^h] 的差異。我們的參與觀察發現部分的關廟語言社群在不同的語體可以自由選擇使用方音 [s] 或通行腔 [ts^h]，因此「出」歸「時」特點的變化有語體轉移的現象。然而關廟的音韻系統有 [iō] 無 [iũ]，如同前述的討論，[iō] 與 [iũ] 的音韻距離接近，關廟居民也普遍無法分辨 [iō] 與 [iũ] 的差異，自然也沒有明顯的語體轉移。

2. 社會因素

我們認為方音是否具有社會評價，也會影響發音人的語體轉移。具有負面評價的方音，在正式說話的語體，出現的頻率較低；相對的，不具特殊評價的方音，說話者在不同語體使用不同變體的比例並無顯著差異。

大牛欄的 [ũĩ] 韻以及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特點，分別是兩個方言最顯著的方音特點。在參與觀察中，我們發現這兩個顯著的方音特點都具有負面的社會評價。陳淑娟（2004: 110）認為大牛欄的方音 [ũĩ] 具有負面的社

會評價，其舉出例1說明此觀點：

時間：2000年7月19日

地點：觀音鄉白玉村

參與對話者：老年黃姓村民

例1¹⁷

他們講的福建話好像是不太很正常的福建話，
好像客家福建。

…hɔ̃³²，像……

tsiaŋ²¹ pũĩ³³ p^hue⁵³ lo⁴⁴ nŋ³³，¹⁸

食 飯 配 滷 卵，

kiam³³ ts^hai²¹ bo³³ ka⁵³ gua²¹ sũĩ⁴⁴，

鹹 菜 無 到 佬 酸，

tsiaŋ²¹ tsiaŋ³³ tso⁵³ tse³³ tsia⁵³ lai³³ sũĩ²¹。¹⁹

食 食 做 口 才 來 算。

你不會覺得怪怪嗎？哈哈！

上例這段陳述中，大牛欄當地以客語為母語的人在談論大牛欄方言時，評論方音[ũĩ]的特點，並且賦予該方言負面評價。母語為客語者批評大牛欄的方音[ũĩ]，卻沒有評論大牛欄方言的其他方音，可以推論大牛欄方言的[ũĩ]韻是這個方言最顯著的方音特點，別的方言區的人很容易辨識這個方音，並給予負面的評價。

同樣的，對於那些與外界接觸較多的大牛欄居民來說，[ũĩ]也是他們最容易察覺到與其他方言不同的方音。以下的幾段訪談可以看出大牛欄居民自己也對於[ũĩ]這個方音抱持負面評價，認為這是個不正確或不優美的音：

17 關於語料的轉寫，如果發音人說的是華語（臺灣一般稱之為國語），那麼就直接用中文記錄，例如例1的前面兩句「他們講的福建話好像是不太很正常的福建話，好像客家福建」是用華語說的；四、五、六句是臺灣閩南語，發音人如果說的是臺灣閩南語，我們會先用國際音標記音，下一行再寫出該句閩南語的漢字。

18 這位受訪者的主要語言是客語，雖然會講閩南語，但是所講的並非大牛欄方言。他的這段話只學了「飯[pũĩ³³]」，「卵」還是發通行腔的[nŋ³³]。

19 [tso⁵³ tse³³]的[tse³³]是[tsit²¹ e³³]的合音，因為合音沒有相對應的漢字，所以暫用「口」代替。

時間：2000 年 7 月 25 日

地點：新屋鄉永興村

參與對話者：老年葉氏村民

例 2

k^ha⁵³ tsa⁵³ koŋ⁴⁴ sē⁵³ ũi¹³ sē⁵³ ũi¹³,
 較 早 講 [sē⁵³ ũi¹³] [sē⁵³ ũi¹³],
 tsip⁵⁴ mā⁵³ loŋ⁴⁴ kai⁵³ a²¹,
 這 馬 攏 改 矣,
 ũi¹³ k^ha⁵³ m²¹ tioʔ⁵⁴,
 [ũi¹³]較 毋 對,
 a⁵³ ŋ¹³ tsia⁵³ koŋ⁴⁴ …loŋ⁴⁴ koŋ⁴⁴ ŋ¹³ k^ha⁵³ tse³³ la²¹.
 啊 [ŋ¹³]才 講……攏 講 [ŋ¹³]較 濟 啦!

從以上的討論顯示，無論從鄰近講客語的人評論大牛欄方言，或大牛欄社群的人自身對[ũi]韻的看法，都反映出[ũi]韻具有負面的社會評價；至於大牛欄的[iō]韻，我們從未聽過關於這個語音的評價，我們認為由於居民無法分辨方音[iō]與通行腔[iũ]的差異，因此也對這組語音沒有特殊評價。²⁰

至於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特點，因為與臺灣其他的閩南語方言不同，這個方音特點經常被其他方言區的人嘲笑，陳淑娟（1996: 237）的研究記錄了當地流行的一段話：

例 3

gua⁵³ be⁵³ lai³³ sai⁵³ si³³ a⁵³ be⁴⁴ aŋ³³ sai²¹,
 我 欲 來 菜 市 仔 買 紅 菜,
 sa⁴⁴ aŋ³³ sai²¹ hɔ²¹ aŋ³³ sai²¹ tsiaʔ⁵⁴.
 炒 紅 菜 予 翁 婿 食。

「紅菜[aŋ³³ ts^hai²¹]」與「翁婿[aŋ³³ sai²¹]」在臺灣閩南語通行腔的發音不同，但是關廟方言因為將[ts^h]讀同[s]，因此兩者變成同音詞，這個特點讓鄰

20 陳淑娟（2004）曾運用「方音是否具有社會評價」這個社會因素探討在「看圖說詞彙」這一個固定語體中，大牛欄各組音的語音變化；本文用此因素探討其對關廟及大牛欄方音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的影響。兩個研究不僅探究的問題不同，而且陳淑娟（2004）只處理單一方言的音變，本文加入關廟方音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的討論。

近其他方言區的人稱關廟人講話「漏風[lau⁵³ hɔŋ⁴⁴]」，亦即認為他們發音不清楚，閩南語說得不標準。由此說法可以看出關廟方言[ts^h]讀同[s]的特點，具有負面的社會評價。至於關廟方言的[iō]韻，由於[iō]與通行腔[iū]的音韻距離較為接近，居民無法分辨兩者有何差異，加上鄰近的臺南方言也讀[iō]，[iō]在臺灣南部有區域性的分布，因此這個方音並不帶有負面的社會評價。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得出大牛欄方言的[ūi]及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特點，都具有負面社會評價。我們認為方音如果具有負面社會評價，社群居民又容易區別這個方音與通行腔的差異，就會有明顯的語體轉移和口音流動。例如在「隨意談話」的語體，大牛欄的方音[ūi]及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特點便使用得較多；而居民無法區別又沒有特殊社會評價的方音，通行腔、地方方音的使用頻率，則與語體的正式與否無關，例如通行腔[iū]與地方方音[iō]的出現，不因語體不同而有顯著變化。

綜合以上的結果與討論，茲將語言因素及社會因素對語體轉移及口音流動的影響整理如表二：

表二 語言因素及社會因素對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的影響

	語言因素		社會因素	造成的結果
	(接觸中的) 臺灣閩南語通行腔，在原本方音系統中有辨義作用	(接觸中的) 臺灣閩南語通行腔，在華語的音韻系統中有辨義作用	變化的方音具有特殊評價	有明顯的語體轉移及口音流動
大牛欄方音 / 通行腔				
ūi/ŋ	+	-	+	+
iō/iū	-	-	-	-
關廟方音 / 通行腔				
s/ts ^h	-	+	+	+
iō/iū	-	-	-	-

備註：接觸的兩個語音的變化如果符合該欄條件則為「+」號，不具備該條件則為「-」號。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同時具備語言因素及社會因素的音，亦即接觸中的臺灣閩南語通行腔，如果在方音系統中有辨義作用（例如大牛欄方言），或在華語音韻系統中有辨義作用（例如關廟方言），該地方方音又具有負面的社會評

價，就會有明顯的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反之，則沒有明顯的語體轉移及口音流動。

(二) 個人的語體轉移能力

儘管每組方音變化所具備的語言因素與社會因素條件不同，每個人是否具備語體轉移能力仍有個別差異。許多社會語言學家在從事語體與語言變體使用的研究時，基本上都假設個人擁有「言語語庫」(speech repertoire)，可以依據不同的環境限制，選擇不同的語言形式(speech form)。Giles (1973: 89-90) 認為這樣的假設必須先釐清個人掌握「口音語庫」(accent repertoire) 的兩個層次：一個是「基本層次」，也就是擁有口語活動所能使用的各種語音，個人有能力藉以修正他的語音或發音。這個口音語庫是由標準音到方音之間所有的音所構成的連續相似體(continuum)，亦即個人擁有使用標準音或地方方音的能力，並且能在不同情境自由選擇使用某種語音。另一層次是「表面層次」，這些口音語庫的某些語音，只停留在單純模仿或娛樂的階段，並未真正納入說話者的口音語庫，因此說話者無法依據不同的說話情境自由轉換不同的語音。經歷長時間之後，表面層次的口音有可能進入基本層次，成為可供個人選擇的口音語庫。標準音必須進入個人的口音語庫的基本層次，成為可供選擇的語音變體後，個人才具備語體轉移的能力(Giles 1973: 89-90)。

我們的參與觀察發現，並非所有社群居民都具有從通行腔到地方方音間的口音語庫。對許多社群居民而言，通行腔已經進入其口音語庫的基本層次，所以他可以依不同的社會情境，轉換語音的使用；然而對於部分社群居民而言，通行腔只停留在表面層次，並未進入其口音語庫。徐大明等(1997)論及個人的語體轉移能力時即指出：「即使個人要根據對象來調節自己的講話特點，他的語體變換能力仍然限制著他的語言表現。……由於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學習語言的機會和能力也不同，講話人的語體變化能力就會有所不同」。(徐大明等1997: 96)我們在社群的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中發現，個人對通行腔的認同以及是否具有語言不安全感等因素，²¹都會影響其語體轉

21 陳淑娟(2002b: 180-194)、(2004: 181-199)的研究也曾經討論大牛欄語言社群的「語言不安全感」。與本文不同的是陳淑娟(2002b)、(2004)的研究是探討「語言不安全感」

移能力，以下逐一說明兩者的影響。

Labov指出有語言不安全感的群體是「當要求受訪者對其所說的方言加以主觀評定時，評定結果皆是強烈的負面印象。」(1972: 117) 例4顯示大牛欄居民因為別人對自己講的方言給予負面評價，導致他們質疑自己語言的正確性，產生極度的語言不安全感，甚至因此不敢說自己的社群語言：

時間：2001年7月28日

地點：新屋鄉九斗村羅厝

參與對話者：第一作者與老年羅姓村民

例4

第一作者：a³³ pe²³² li⁵³ kam⁴⁴ kak⁵⁴ lan⁴⁴ tse⁴⁴ ho²¹ lo⁵³ u²¹ ŋã⁵³ u²¹
阿 伯 你 感 覺 咱 這 河 洛 有 雅 有
ho⁴⁴ t^hĩã⁴⁴ bo²¹.
好 聽 嗎？

羅 金 鳳：u²¹ lan³³ u²¹ lan³³ koŋ⁴⁴ ... koŋ⁴⁴ li⁵³ m²¹ si²¹ ho²¹ lo⁵³
有 人 有 人 講…… 講 你 毋 是 河 洛
m²¹ si²¹ he⁴⁴ he⁴⁴ ...,
毋 是 遐 遐……,
an⁴⁴ nẽ⁴⁴ lan⁵³ kam⁴⁴ kak⁵⁴ 不行，
按 呢 咱 感 覺 不 行，
lan⁵³ kam⁴⁴ kak⁵⁴ mǎi⁵³ koŋ⁵³ k^ha⁵³ ho⁵³ an⁴⁴ nẽ⁴⁴.
咱 感 覺 勿 講 較 好 按 呢。

第一作者：m³³ m³³ m³³.
嗯 嗯 嗯。

羅 金 鳳：u²¹ an⁴⁴ nẽ⁴⁴ kam⁴⁴ sioŋ⁵³.
有 按 呢 感 想。

第一作者：u²¹ an⁴⁴ nẽ⁴⁴ kam⁴⁴ sioŋ⁵³.
有 按 呢 感 想。

羅 金 鳳：hẽ²¹,
是，

對大牛欄各組音的變化的影響，本文則探討其對大牛欄及關廟語言社群語體轉移能力的影響。

lan⁵³ māi⁵³ koŋ⁵³ to²¹ ho⁵³ a²¹,
 咱 勿 講 就 好 矣,
 koŋ⁵³ ts^h ut²¹ lai²¹ lai³³ koŋ⁵³ i³³ koŋ⁴⁴ a¹³ li⁴⁴ koŋ⁴⁴
 講 出 來 來 講 伊 講 啊 你 講
 he⁴⁴ sam⁴⁴ mi⁴⁴ ue³³.
 遐 什 物 話,
 m²¹ si²¹ ho²¹ lo⁵³ m²¹ si²¹ k^h eŋ³²,
 毋 是 河 洛 毋 是 客,
 an⁴⁴ nē⁴⁴ 一半一半客家話一半 tai³³ gi⁵³ an³³ nē⁴⁴,
 按 呢 一半一半客家話一半 臺 語 按 呢,
 ts^h am³³ lai³³ ts^h am³³ k^h i²¹ hōŋ³²,
 摻 來 摻 去 喔,
 lan⁴⁴ e³³ tai³³ gi⁵³ hōŋ³²,
 咱 的 臺 語 喔,
 k^h i⁵³ ka⁵³ to⁴⁴ ui³³ ka⁵³ laŋ³³ pi⁵³ hōŋ³²,
 去 到 叨 位 及 人 比 喔,
 bo³³ p^h iau³³ tsun⁵³ an⁴⁴ nē⁴⁴.
 無 標 準 按 呢。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大牛欄語言社群對自己的方言持負面的評價。我們觀察到當大牛欄居民自覺自己的語言不被接受，沒有語言市場時，具有口音轉換能力的人，就會刻意遷就通行腔，縮減與對話者的方音差異。

而例 5 這位受訪者亦有強烈的語言不安全感，當研究者用閩南語跟他對話，表明要研究當地的獨特方音時，他堅持用華語交談，避而不講大牛欄方言。可能因為他意識到自己所講的方言與臺灣閩南語通行腔有很大的差異，爲了避免被他人訕笑，於是與外人溝通時盡量選擇華語或客語。該受訪者表示：只有與家人或說大牛欄方言的人溝通時，才能自在的講自己社群的語言。前述幾個例子反映出大牛欄社群對自己的方言缺乏自信心。

時間：2000 年 8 月 2 日

地點：新屋鄉公所

參與對話者：第一作者與中年葉姓村民

例 5²²

22 例 5 及例 6 為第一作者所蒐集調查的語料，其在（2004: 195-196）也用這段語料說明大牛

第一作者：我可不可以跟你講閩南語？

中年葉氏 A：你如果說要用……，比如說像我們面對面講閩南話hō̃²²，可能會變成說我……我很不自在。

第一作者：an⁴⁴ nē⁴⁴ o²¹.

按 呢 哦。

中年葉氏 A：可能你站在旁邊有沒有，你如果說用直接發問，比方說我們對話，會讓我覺得說你不要講還好，你要特別要求要我講閩南語，我會覺得很不自在，變成都不敢講。

第一作者：an⁴⁴ nē⁴⁴ o²¹.

按 呢 哦。

中年葉氏 A：所以說你現在要我講閩南語，第一我就會……我就會覺得很不自在，因為講……講……一開始好像會錯，不敢繼續，你知道嗎？特別說是有人要求我們或怎樣的，你跟……跟我用閩南語對話，我們就會怕，你知道嗎？我們就會怕，突然間不敢講。或者是說突然有人，那我問你一下，那這句閩南語怎麼講，本來會講，被人家一問就不會講啊！

語言不安全感對個人語體轉移能力的影響有兩種可能，一是促使社群居民更積極學習通行腔，讓自己具備語體轉移能力；二是大牛欄居民因為不敢跟其他社群講大牛欄方言，因此越缺乏透過面對面的語言接觸學習通行腔的機會。中年黃氏受訪者說：「福建話我講外面的福建話，我們不要學這裡的福建話。」這段陳述呈現了社群居民排斥大牛欄方言、積極學習通行腔的態度。積極認同通行腔的人，學習以及使用通行腔的動機較強，因此通行腔比較容易進入其口音語庫。而因為強烈的語言不安全感而不講或不敢講閩南語的人，反而在人際互動時減少了接觸及學習通行腔的機會。大牛欄的社群居民大多具備雙語或三語能力，有的人盡量避免使用閩南語，選擇使用華語或客語。例6的社群居民，即使處在習慣講閩南語的環境，還是寧可講華語。

時間：2000年8月2日

地點：新屋鄉公所

居民有語言不安全感。

參與對話者：中年葉姓村民

例 6²³

當兵的時候，部隊習慣講閩南語嘛！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是跟大家講閩南語啊！後來人家說：「你在說什麼？」當兵的朋友都是南部的，特別是臺南的，他說：「你講閩南語，我一句都聽不懂。」後來開始我就不敢講，反正我就不敢講啦！人家講閩南語，我就講國語，人家就說……，就被部隊的人歸類為外省人。

因為強烈的語言不安全感，導致部分大牛欄語言社群的人，只敢與同語言社群的人講閩南語，與其他語言社群的人接觸，盡量不使用閩南語。這導致他們透過面對面溝通接觸通行腔的機會大為減少，因此通行腔比較不容易進入他們的口音語庫，他們也比較不具有語體轉移能力。

（三）語族活力與口音流動

如前所述，關廟方言「出」歸「時」特點的音變，大多數呈現「向上聚合」的口音流動，少數呈現「向下背離」的口音流動。但是大牛欄顯著方音特點[ūi]的音變，卻只呈現「向上聚合」的口音流動。兩地口音流動的類型有差異，我們認為大牛欄單向的口音流動反映出社群居民的社會心理，這亦與語言不安全感及語族活力有關。

大牛欄語言社群的語言不安全感促使他們總是遷就對方的口音，沒有刻意強調自己的方音特點，如此也就不會採取背離他人語音的策略。而兩個語言社群方音特點口音流動的差異也與語族活力有關。Giles 等人（1987）提出語族活力理論，他們認為影響語族活力有三個因素，分別是地位、人口和制度的支持。陳淑娟（2004）分別就地位、人口和制度的支持三個因素設計問卷，訪問 326 名大牛欄居民，詳細分析其主觀的語族活力，針對新屋鄉葉氏、姜氏、羅氏居民所做的結果顯示：不管在地位、人口和制度的支持各方面，客家語族的活力都大於閩南語族。尤其地位是決定語族活力強弱的重要因素，大牛欄位於客語區內，長期以來鄰近客家語族的社經地位遠超過大牛欄語言社群，歷任的鄉長、農漁會理事也多是由客家語族擔任，因此語族活力較弱的他們，在方音的選擇上，總是遷就他人的語言，所以僅僅出現「向

23 同註 22。

上聚合」的口音流動。相對的，關廟語言社群「出」歸「時」的特點，雖然也被他人嘲笑，不過我們認為由於關廟過去製籐業十分發達，籐業外銷為關廟帶來豐厚的經濟收入，因此他們的社經地位與鄰近其他社群沒有明顯的差距，所以不會出現像大牛欄語言社群那樣顯著的語言遷就行為。兩個語言社群的語族活力不同，大牛欄社群又有語言不安全感，因此關廟「出」歸「時」特點呈現「向上聚合」及「向下背離」雙向的口音流動，但是大牛欄的方音 [ũĩ] 卻只呈現「向上聚合」單一方向的口音流動。²⁴

五、結 論

本文嘗試描述臺灣閩南方言接觸時產生的方音融合與變化，透過大牛欄及關廟方言正在進行的變化，描述分析其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並探討影響音變的因素。本文的研究顯示，接觸中的臺灣閩南語通行腔，如果在方音系統中有辨義作用（例如大牛欄方言），或在華語音韻系統中有辨義作用（例如關廟方言），並且方音具有特殊社會評價，那麼這組音會有明顯的語體轉移和口音流動，例如大牛欄的方音 [ũĩ] 與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特點；如果該方音不具有社會評價，社群居民也普遍無法辨識方音與通行腔的差異，那麼該組音就沒有明顯的語體轉移和口音流動，例如兩個方言的方音 [ĩō] 與通行腔 [ĩũ] 的變異。

就語體轉移能力來看，本研究發現通行腔 [ŋ] 已經從 Giles (1973: 89-90) 所說的表面層次進入部分大牛欄老年人口音語庫的基本層次，所以他們能依照不同的情境、做不同的語音選擇。我們的研究發現通行腔 [ŋ] 變體最先進入正式語體，「隨意談話」的語體則保留較多方音 [ũĩ]。關廟方言也是如此，通行腔 [ts^h] 在正式語體較常出現，「隨意談話」的語體則保留較多「出」歸「時」的特點。

24 居民容易分辨又具有負面評價的方音，易有明顯的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然而不具備上述條件的方音，也並非一成不變，只是該微小變異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在日常對話的語料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音的變化容易受到語言上下語——即語言語境的影響。例如有的村民平常都是表現大牛欄的方音特點 [ĩō]，但是在幾段語料中卻受到對話者講通行腔 [ĩũ] 的影響，也說通行腔的 [ĩũ]。這個問題有待日後蒐集更多證據，進一步分析探究。

然而通行腔 [iũ] 則普遍沒有成爲老年人可選取的口音語庫，因此說話者也就不會在正式或非正式場合，刻意選擇使用 [iõ] 或 [iũ]，以致在不同語體，通行腔 [iũ] 或方音 [iõ] 的使用比例，並無顯著差異。關廟方言也是類似的情況，通行腔 [ts^h] 已經進入部分社群居民口音語庫的基本層次，然而通行腔 [iũ] 則否。不過，方音 [iõ] 雖然沒有明顯的語體轉移與口音流動，卻會受到語言語境——上下語的影響，而有所變異。

Labov (1966: 160)、Trudgill (1974: 92) 關於語體的研究假設是：越小心正式的語體，使用地方口語的比例越低。從大牛欄和關廟方言的例子顯示：居民容易區別又具有負面社會評價的方音，的確會隨著語體不同而有語音的轉換；但是如果社群居民無法分辨又沒有社會評價的方音，則沒有明顯的語體轉移。就個人層面而言，通行腔必須進入個人口音語庫的基本層次，成爲可供自由選擇的語音，如果通行腔僅停留在說話者語音的表面層次，而未進入語言社群口音語庫的基本層次時，說話者並不會隨著語體的不同，而有明顯的語體轉移及口音流動。本文語體轉移的研究結果，補充修正 Labov 與 Trudgill 關於語體轉移的研究假設。

除了具體描述大牛欄及關廟方言的語體轉移、口音流動之外，本文還從語言因素及社會因素探究影響語音變化的機制，並進一步運用語言遷就理論及語族活力理論分析大牛欄及關廟方言的口音流動。從語族活力理論的人口、社經地位及制度的支持三個因素來看，大牛欄爲弱勢語族，因此僅僅出現「向上聚合」的單向口音流動，也就是他們總是遷就對方的優勢語音；關廟語言社群則不然，該社群有「向上聚合」及「向下背離」的口音流動，也就是除了遷就優勢語音之外，有些關廟居民會刻意選擇使用關廟方音，凸顯自己的方音與對話者所操持的優勢語音之差異。

總結本論文的主要貢獻如下：（1）臺灣社會語言現象的描述與解釋：本研究選擇臺灣兩個具有聲、韻特徵的閩南方言，詳細描述這兩個方言與臺灣閩南語通行腔接觸後所產生的語體轉移及口音流動，並對該現象提出深入完整的解釋。（2）對前人研究假設的修正：本文部分修正 Labov 與 Trudgill 所提出的，越小心正式的語體，使用地方口語的比例越低的研究假設。本文發現語體轉移或口音流動與否仍要看方音本身具備的語言因素與社會因素，方能預測哪些音容易產生語體轉移或口音流動。總之，本文不僅具體詳細的

描述臺灣閩南方言接觸造成的語音變化，同時也運用社會語言學理論對錯綜複雜的變化現象做出總體的解釋，並補充修正前人的研究假設。

引用書目

- 王士元、沈鍾偉 1991 〈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語言研究》1991.1: 15-33。
- 洪惟仁 1989 〈臺灣諸語言之分布與融合消長之競爭力分析〉，《臺灣風物》39.2: 43-80。
- 洪惟仁 1992 《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出版社。
- 洪惟仁 1993a 〈大牛欄方言——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第三屆國際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
- 洪惟仁 1993b 〈臺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 10-25。
- 洪惟仁 2003a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形成與發展〉，《臺灣語文研究》1.1: 25-67。
- 洪惟仁 2003b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 1997 《當代社會語言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屏生 2001 〈大牛欄方言閩南話、客家話的雙方言現象析探〉，《89年國科會語言學門〈一般語言學〉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頁55-72。
- 張屏生 2002 「桃園新屋鄉大牛欄閩南語語彙稿」，未出版。
- 陳淑娟 1995 「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淑娟 1996 〈臺灣關廟方言——一個具「出歸時」特點的閩南方言〉,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Seattle: The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Fieldwork. pp. 217-256.
- 陳淑娟 2001a 〈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蔡維天、蕭素英主編，《2001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論文》（光碟片），新竹：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 陳淑娟 2001b 〈年齡與語音變化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小型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

- 陳淑娟 2002a 〈語音的歷時變化與共時變異〉，《第四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305-322。
- 陳淑娟 2002b 「桃園大牛欄閩客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淑娟 2002c 〈大牛欄語言社群兩性的音變現象分析〉，「兩岸青年漢語方言研討會」論文，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 陳淑娟 2004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陳淑娟 2005 〈語言因素與社會因素對音變的影響——以關廟方言、大牛欄方言為例〉，「社會 / 文化語言學深度閱讀研討會成果發表會」論文，臺北：國科會人文中心。
-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研究》，臺北：文鶴出版公司。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 簡秀梅、洪惟仁 2006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社會方言學研究〉，「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中：中興大學。
- Bourhis, R. Y. 1983. "Language Attitudes and Self-reports of French-English Language Usage in Quebec."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4: 163-179.
- Chang, Y. H. (張裕宏). 1979. "Construction and Hierarchy of Syllable Feature in Monosyllabic Tone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9: 739-782.
- Giles, Howard. 1970. "Evaluative Reactions to Accents." *Educational Review* 22: 211-227.
- Giles, Howard. 1972. "The Effects of Stimulus Mildness-broadness in the Evaluation of Accents." *Language and Speech* 15: 262-269.
- Giles, Howard. 1973. "Accent Mobility: A Model and Some Dat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5: 87-105.
- Giles, Howard, R. Y. Bourhis and D. M. Taylor. 1977. "Toward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Howard Giles ed.,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iles, Howard and P. Johnson. 1987. "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 A Social

-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Maintenance.” *IJSOL* 68: 69-99.
- Giles, Howard and J. Coupland. (eds.) 1991. *The Contexts of Accommodation Theory: Dimensions of Applied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bov, William.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Labov, William. 1972. *Sociolinguistics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Romaine, S. 1980. “A Critical Overview of the Methodology of Urban British Sociolinguistics.” *English World Wide* 1.2: 164-196.
- Trudgill, Peter. 1974.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enguin.

Style-shifting and Accent Mobility in the Toa-gu-tiau and Kuan-bio Dialects of Taiwan

Shu-chuan Chen and Wen-yu Ch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inguistic and social factors involved in style-shifting and accent mobility within Toa-gu-tiau 大牛欄 and Kuan-bio 關廟 dialects. According to Labov and Trudgill, the more carefully and formally a language is used, the lower its frequency of dialectal variation will be. Their claim is partially supported by the results of our research, which show that style shifting and accent mobility occur only if speakers can differentiate the sound undergoing changes from that of the other dominant dialect or language triggering changes, or if a particular dialectal pronunciation is subject to negative social evaluation by the community. With respect to accent mobility, Toa-gu-tiau dialect is observed to have upward accent convergence, while Kuan-bio dialect has both upward accent convergence and downward divergenc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dialects are explained in terms of accommodation theory and ethnolinguistic theory.

Keywords: Taiwan, style-shifting, accent mobility, Toa-gu-tiau 大牛欄 dialect, Kuan-bio 關廟 dialect

* Shu-chuan Che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at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en-yu Chi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